



# 2018年的第一场雪

■张永久

2018年的雪，在元旦后的第三天就降临了，给了盼望了一个冬季的人们一份惊喜，整个冬天干冷干冷的，这场雪成了一个搅动人们快乐的支点。

昨天一天，雪下得不伦不类的，像沙尘一样，细细的，都是颗粒状，说是冰雹就有点儿高看它了。

到了晚上，雪开始大朵大朵地下起来，像鹅毛一样，更像一朵朵洁白花瓣，整个城市一下子诗意起来。男的女的老的少的，蜂拥着走出家门，也不打伞，在风雪中欢呼雀跃，像一只只自由飞翔的小鸟。这时候的雪，没有结冰，所以路面不滑，尽可以舒展自己的躯体。

这样的时刻，适宜温一壶酒，配几杯香茗，邀三五好友，静坐于竹椅之上，吟咏一首古诗，观远处灯火盏盏、行人匆匆……

我也走出家门，沿着灯火通明的街道走向一家山西刀削面馆。

一碗温度适宜的大骨汤，热锅里捞出少许面条，多放青菜，配一勺秘制调料……大厅里播放着欢快的歌曲，当香气四溢的汤水划过舌尖，浑身都像被幸福滋润过一样……我忍不住拿起手机拍下自己的美味，晒进微信朋友圈。

这时候，一个带着皮帽子、裹得严实的老人走进来，冲我一笑。“李老师！”我赶忙站起来，要帮李老师点餐。李老师从怀中摸出一瓶酱香型白酒，说：“还有两个人，不急，今晚喝一点。”

李老师叫李泓，曾是项城作协主席，是项城这片土地上的文学高峰。他今年81岁了，常乐观地介绍自己是80后。他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启蒙老师，我刚写小说的时候，他曾多次告诫我：“好的小说，就要把人物种进读者心里。”他的教诲改变了我的创作观念，以前我以为小说就是讲故事，能讲出一个好故事就是好作品，但是一个好的故事它的主人公却不能给读者留下印象，怎么可以称得上好作品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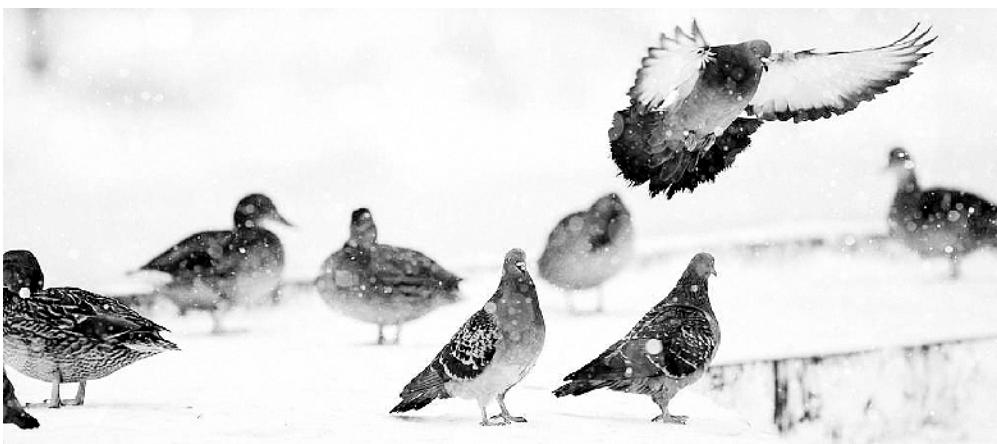
接着，张宫林、曹胜杰也推门进来了。大家要了四个小菜，把酒斟上，喝起来。我皮肤过敏，不能喝，心里干着急。李老师说：“永久不能喝。宫林、胜杰你俩倒满，我就喝二两，剩下的你俩分了。”

喝着喝着，宫林哥要把瓶子里剩下的酒倒给胜杰兄点儿，胜杰兄赶忙捂住酒碗：“不行不行，我酒量不行，剩下的都是你的。”

宫林哥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也是河南省文坛“八大金刚”之一，生性豪爽。他将酒瓶一转，说：“好，都是我的了。”说完，就倒进自己的酒碗里。

大家聊起了文学，宫林哥建议：“下一次，我们遇雪喝酒，人人作一首诗才好。”胜杰兄笑道：“这个不行，我作诗不在行。”我也没有响应，这是好建议，可惜，我对张嘴就来的应景的作品还不是很自信。

吃完面，大家散去，李老师不让人送，我们各自就走着回去了。



## 初雪

■胡天喜

纷纷扬扬，飘飘洒洒，像玉一样透，像银一样白，像烟一样轻，像絮一样柔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像游子回到了故里，像新娘走出了花轿，从灰蒙蒙的天空，从遥远的苍穹，奋不顾身地扑向母亲的怀抱，亲吻着久别的大地。

人们一阵惊呼：“下雪了！下雪了！”

这是2018年的第一场雪。很长一段时间，天旱无雨，气候温和，虽然节令已过立冬，但气温完全没有冬天的样子，气得棉衣棉裤在衣柜里焦躁不安。人们盼雪，想雪，多么希望一觉醒来，能看见漫天飞舞的大雪呀！可是，这雪好像躲在花轿里的新娘，任凭人们千呼万唤，就是不愿露出真容，直到把人们的胃口吊足了，吊够了，才慢悠悠地来到人间。

这雪真有意思，开始还羞答答地躲在雨丝的后面，可是等夜深人静，人们都进入甜蜜的梦乡后，就争先恐后地来到人间。只一夜的工夫，树上，房顶上，田野里，马路上都落满了厚厚的积雪，放眼望去，白茫茫一片。这白不是一般的白，她白得彻底，白得严实，白得没有一点瑕疵，犹如一张没有文字、没有图画的白纸，把个周口打扮得晶莹剔透，纯洁美丽。好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！

第二天早上，雪还没有停止的意思。那飞舞的雪花，一朵又一朵，忽聚忽散，飘飘悠悠，轻轻盈盈，似舞似醉，像是漫天的蒲公英，又像是美丽的玉蝴蝶，神情是那样怡然，变幻是那样神奇，妩媚中有几分灵性，优雅中又蕴含几分高贵。

大街上的雪已足有几寸厚，经过车碾人踏，本来蓬松的雪变成了冰块，平坦的柏油路变成了溜冰场，汽车已经排成了长长的队伍，那些急脾气的司机不得不收敛自己的性子，放慢了前行的速度，因为汽车在冰上走，刹车根本不起作用，只见汽车轮子飞转，不见汽车动弹，他们不得不把两眼瞪得圆圆的，小心翼翼地握着方向盘，生怕自己的车和前面的车来个亲密接触。也有个别司机不信这个邪，嫌前面的司机

胆太小，走太慢，去超车，可前进不到十米，车就被甩到了路边。一不怕苦二不怕冷的环卫工人比平时更忙，更累。他们天不亮就来到自己负责的路段，下了很大的气力才把躺在地上不肯离开的积雪清除，尽管滴水成冰，但他们的脸上却冒着热气。上班的人们在欣喜之余，也不得不把平时用的电动车、自行车扔在家里，徒步而行，每个人都裹得厚厚的、严严的，有的甚至把脸也给蒙上，只露出两只黑灵灵的眼睛，纵然是熟人见面，这时候也认不得谁是谁了。最高兴的是小孩子，在上学的路上，故意往雪厚的地方踏，还不时弯下腰，抓起地上的雪，团成雪球，朝同伴身上扔，同伴也不示弱，抓个雪球还回去，对方为了躲避雪球，一扭身竟摔了一个屁股蹲儿，顿时，引来周围同学一阵大笑。

最高兴的要数庄稼人了。小麦种上了，长出地皮了，他们就盼望着能下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。俗话说：“麦苗盖上雪花被，来年枕着馍馍睡。”雪是麦苗的棉被，是麦苗的保护神，不但可以为小麦明年的发根提供足够的水分，还可以避免被牛、羊啃吃之苦。如果在春节以前来一场大雪，那明年的丰收就有希望了。每逢下雪，庄稼人脸上就带着笑容，不约而同地朝村中的文化站、图书室里奔，或看书，或看报，或打扑克，或搓麻将、侃大山，大家说说笑笑，好不惬意。

傍晚时分，雪慢慢小了，气温陡降，屋檐下那些尚未流走的雪水被冻成一道道晶莹剔透、光彩夺目的冰柱子，像一队队等待审阅的卫兵昂首挺胸、意气风发，就连房前屋后的树冠上也挂满了银花。

啊，雪！你是上天赐给人类的白色精灵，你是苍茫大地的远方至亲，节气到了你不来，人们会想你，盼你，你来了，人们会张开热情的怀抱欢迎你，赞赏你。我喜欢你，眷恋你，这不仅是因为你的洁白和晶莹剔透，更是因为你的那种舍己为人的品质和大无畏的精神。如果地球上的人人都能像你一样坦荡荡、洁白无瑕，世间不就没有那么多的恩恩怨怨、尔虞我诈了吗？